

武俠精品系列

英

江

湖

大奇

19

公孫夢作品集

4

2



生
世
大
夢

著

江湖奇英
(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三回	义服双星 龙驹寄情	 (235)
第二十四回	走访青城 夜闯金顶	 (247)
第二十五回	毒谋败露 激战峨眉	 (258)
第二十六回	欲避敌踪 反遇龙神	 (270)
第二十七回	九招含辱 立约一年	 (281)
第二十八回	双骑联袂 英雄示情	 (292)
第二十九回	惊闻噩耗 终南觅秘	 (301)
第三十回	云汉九式 扬威终南	 (318)
第三十一回	焚庄雪耻 恩怨难分	 (333)
第三十二回	雄风万里 神功伏魔	 (346)
第三十三回	孔雀令主 敌乎友乎	 (354)
第三十四回	昔日桃源 今成鬼域	 (362)
第三十五回	四招雪辱 初战教主	 (372)

目 录

第三十六回	红灯败遁 令主修真	(382)
第三十七回	真相大白 情海起波	(392)
第三十八回	剑垒情关 天籁仙子	(402)
第三十九回	惊闻屠夫 忽来一奇	(413)
第四十回	取药崆峒 百兽列阵	(423)
第四十一回	幸流过阵 复现警耗	(434)
第四十二回	乔装解危 再遇怪叟	(445)
第四十三回	掌毙怪叟 激战屠夫	(455)
第四十四回	剧战荒庙 屠夫铄羽	(466)

第二十三回 义服双星 龙驹寄情

尉迟兄弟立刻惊呼出声！

“织女天星”商亚男见状大骇，娇声惨喊道：“爸爸……”

但三人距离较远，想救已经不及。

就在这惊呼惨叫声中，宋岳身形电射而起，左掌迅扬，一道掌风，直向商梧右手，凌空震去。

随着掌风，商梧右手一震，银笔飞空三丈，接着左手一紧，另一枝“魁星笔”已到宋岳手中。

其间正是千钧一发，宋岳抢下对方左笔，沉声道：“老丈何故轻生？”

商梧目光呆滞，惨笑一声，道：“大丈夫无信不立，既已立下诺言，岂能反悔！”

尤其商亚男粉脸惨白，泪如泉涌，一位须眉英雄立刻变成娇弱佳人，犹如带雨梨花，露中青莲。

宋岳眼见此情，心中对商梧大感钦佩，尤其对亚男的悲痛，更加感动，遂神色一肃道：“你我并无大仇，老丈何必认真？”

岂知商梧瞋目大喝道：“住嘴，老夫岂是受人怜悯

之人!”

宋岳暗忖道：“世上哪有这种狂人!”心中不禁有气，冷冷道：“搏招之前，在下曾言不要老丈之头，必须自毁此亭，老丈记得否?”

商梧怒道：“老夫宁割人头，不毁此亭!”

这点正是宋岳刚才疑心之点，但恐明问，或会变成僵局，于是激上一激，道：“下注赌招，惟依胜者所求，再下决心毁亭，至于老丈生死，请自决之，与区区无关!”

语声一落，径自转身，作状向“下马亭”行去!

倏听商梧一声大喝道：“站住!”

宋岳心中好笑，暗暗道：“此计果有反应，狂人只有用狂办法。”心语之间，已转身立定。

宋岳心中微感钦佩，正欲答话，陡见商亚男一声娇叱：“都是你不好，姑娘与你拼了!”

身形猛扑，手中“织女乾坤带”，已经抡出。

那边尉迟双鞭，也状欲拼命，舞鞭而至。

霍闻商梧舌绽春雷，大喝道：“住手!”

三人身形不禁一顿，愕然而视。

商梧双目威棱复现，喝道：“老夫刚傲一世，你们竟敢毁我声名!”

商亚男秀目含泪，娇呼道：“爸爸。”

“住口!”商梧又是一声大喝，道：“我惟你一女，视若儿子，想不到老夫临死，你尚要坏败商家门风，难

道你要我死不瞑目？还不与我退下！”语声至此一顿，目光一扫尉迟兄弟及亚男三人，沉声道：“假如你们尚把老夫放在眼中，老夫最后遗命，不许伤这位朋友一发一毛！”

三人脸色沮丧难看已极！

只见商梧继续道：“朋友如毁亭碎碑，恐在川境寸步难行。”

宋岳心中一震，冷冷道：“商家之亭，竟有这等难毁，区区倒想试试。”

商梧霍然仰天长笑，笑毕，道：“商家之亭……好个商家之亭，朋友以为此亭是老夫所建吗？”

宋岳奇道：“何人所建？”

“川东武林，因对老夫雅爱，为表示尊敬起见，故于老夫居处，公建一亭一碑，朋友如毁亭，川东武林岂肯与你甘休？”

“建亭竖碑，古今有例，不是玄功，便是玄德，敢问老丈有何功何德？”

商梧眼中倏然恢复兴奋光采，朗声道：“江湖浩劫已起，红灯遍悬，但尊驾不妨细想，普光寺周围三百里，可曾见过红灯教徒？”

宋岳仔细一想，一路行来的确未看到过红灯教徒，遂摇摇头。

商梧脸上恢复自傲神色，仿佛提起往事，甚为得意，口若悬河，又道：“举世毕浊，惟此清平，不啻世

外桃源，朋友以为此亭值得立否？”

宋岳怀疑地问道：“尊驾能挡红灯教主一击？”

“独木难撑大厦，老夫不过首起领导而已。”

“老丈施用何法，击败气焰盖世之红灯教？”

“众志成城！先死后生！”

宋岳疑惑道：“众志成城？先死后生？”

商梧朗笑道：“当时情形，无法多言，如朋友相信历史，韩信以二万轻骑，背水一战，败敌十倍兵力，当信老夫之言不谬！”

宋岳闻言到此，对“下马亭”建立经过已了然于胸，难怪商梧宁死不毁亭，敢情名心太重，欲留亭而名垂万世，想起自己孤军奋战，就是得到三才居士秘籍，也难免人单势寡，转念至此，灵机一动，朗声道：“老丈是否还想死？”

只见商梧脸色倏变，道：“英雄豪杰，言重如山，老夫何人，岂愿贻人笑柄！”

宋岳接道：“老丈豪气，令在下钦佩，但老丈立志自裁，根据是否在区区触犯下马亭之律？”

商亚男插言道：“你是明知故问，如你下马，怎有此事发生？”

宋岳长笑，道：“对极！区区亦有三不拜，非师门父母不拜，非先贤先哲不拜，非纪念功德之碑不拜！”

语声到此一顿，神色严肃，对商梧道：“不知者不罪，老丈如因此愤怒而死，区区罪莫大焉，现在就自

请三拜。”

说着已转身遥对下马亭，恭敬地揖了三揖。

宋岳为培养实力，以备未来之用，存心拉拢“天地双星”，做得恰如其分。

尉迟兄弟黑脸露出笑容，宛如云开见日。

商亚男转怒为喜，深情地注视宋岳，觉得此人确实可爱，不禁情根深重。

商梧脸色微霁，却又仰天一声长叹。

宋岳岂能不知其意，正色道：“以老丈身手，在下胜得有些取巧，实在说，如不限三十招，区区自信必败。”

商梧摇摇头，道：“老夫苦研笔招四十年，想不到……唉！”

宋岳耳听弦外之音，轻笑道：“老丈以为区区是无名之辈？”

商梧默然，显然宋岳这句话正说中心坎。

他刚才那句“想不到……”后面的话正是“……竟败于无名之辈手下！”

只见宋岳身形倏退一丈，曲肘疾伸，一道长虹经天而起，口中喝道：“老丈注意，可知在下何人？”

喝声中，手腕微动，寒芒千重，已飞快挥出七剑，使的正是“闪电神剑”招式！

商梧目光凝注剑招，霍然顿足长叹一声，道：“原来尊驾就是近日喧腾江湖的宋岳少侠，罢了罢了，老夫

输得不冤，蒙少侠开导，老朽就此敬谢。”

说完，向宋岳长长一揖。

宋岳长剑归鞘，连忙还礼道：“老丈刚正不阿，临危不屈，宋岳恭敬惟恐不及，怎能再受大礼。”说到这里，趋前一步，神色恳切道：“魔教嚣张，浩劫方兴，宋岳请老丈援手灭贼！”

商梧霍然神色一冷，摇摇首道：“老朽年迈，力不能胜，为保桑梓，被逼而战，如要入江湖，争强搏胜，老朽已无此豪兴，少侠请谅。”

此言显然是推托之意，听得宋岳心中一怔，他想不到竟碰钉子，不由再恳道：“以老丈功力，正可大展雄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丈适才豪气干云，何以立刻颓丧若是？”

商梧冷冷道：“老朽之志，仅百里而已，世浊我清，明哲保身，不敢再存多想。”

宋岳想不到对方竟是这样一个人，闻言不觉一怔，目光瞥处，却见商亚男脸色忧急，对自己连使眼色。

他不禁又是一愣，不知她用意何在？

其实亚男情根初种，知道老父个性刚傲偏执，言出无改，惟恐宋岳顶撞，变成僵局，故而示意他转变语气，缓和一下气氛，从长计议。

但宋岳匆忙之间，哪能会过意来，眼见商梧神色冷淡，不由激起胸中冤气，冷哼一声，道：“想不到老丈竟昏愤若是，宁死履诺，却不肯以死挽劫，徒具匹夫之

勇，只怪在下看错了人！”

这番话，说得冷酷无比，听得场中四人脸色一变。

果然“璇玑地星”商梧脸色倏怒，如电炬目直盯宋岳，道：“既有此言，不如不识，少侠刚才开导之情，来日图报！今日暂且别过。”说到这里，一拂袍袖，对女儿及尉迟双鞭喝道：“走！”

随着语声，人已起步。

由充满杀机的场面，变成融融和穆气氛，花了宋岳不少心计，如今立刻又成僵局，宋岳不禁有些后悔。

一时之间，把个宋岳怔在当场，呆立而视，费煞思量。

商梧率领女儿等三人起身三步，似不甘受宋岳刚才侮辱之言，仰天长笑，边走边道：“芸芸武林，皆订城下之盟，除了‘龙神’，惟有老夫与红灯教齐肩订约，普光寺三百里变成乱世桃源。不屈不伸，天下能有几人，哈哈！老夫问心无愧！仰天无愧！”

宋岳闻言大悟，敢情他已与红灯教订约，河水不犯井水，故而如此骄情。

但这番话，不由触动宋岳灵机，忖道：“看样子，对付这种顽固狂人，还得用刺狂办法。”

心念至此，不由发出一声清越朗笑。

笑声遏云，听得商梧脚步微顿。

显然，老头子不知宋岳此笑用意何在，头虽不回，但对宋岳言行，极为注意，惟恐他又有什么难堪之言。

果然，宋岳笑声一歇，负手仰天道：“‘璇玑地星’人不如名，刚才尚称匹夫，现在看来，不过是糊涂虫耳！”

商梧倏然旋身，脚步行云流水，欺进一尺，嗔目喝道：“少侠何必再三凌人，老夫虽曾蒙不杀之情，但士可杀，不可辱，老夫请再一搏！”

宋岳神色平静，道：“老丈切勿冲动，在下之言不过扼腕而叹耳！”

“老夫何处有错，竟使尊驾慨叹？”

宋岳脸色变为恳切道：“前辈一诺千金，君子也，有闻君子可欺其方？”

商梧神情一惑。

宋岳接道：“与君子交，固应如此，但红灯教何许人物，以其手段气焰，居心昭然若揭，岂肯让前辈独树一帜，自安乐土？”

商梧抗声道：“不论如何，他毕竟让我三年……”

宋岳闻其语气缓和不少，不过傲性使他不肯认输而已，知有转机，一声长笑，打断他的语声，道：“前辈中其计矣！”

“中计！”

“红灯教徒称霸武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其所以容忍老丈三年，只不过根基未稳，暂作安抚耳！”

商梧倏然动容，神色默然。

宋岳知多言不如少言之要诀，立刻一整衣衫，拱手

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宋岳今日得见尊颜，感慰生平，适才之言，不过掬诚相告，身有要务，容图后会。”语声一落，即行转身而别。

刚出三步，蓦地眼前人影一花，商梧已拦路而立，神色急切道：“少侠一言，顿开茅塞，如有差遣，老朽万死不辞。”

宋岳大喜道：“在下得老丈援手，红灯教覆灭可期，为天下武林，老丈受宋岳一拜！”

说完长揖到地。

商梧连忙扶住道：“少侠切勿折煞老朽，寒舍就在附近，时光已晚，不如让老朽稍尽地主之谊！”

宋岳心急行程，恳辞道：“来日有暇，再来讨扰，今日只有心领。”

这时，尉迟双鞭老大尉迟宣已过来对宋岳躬身道：“在下兄弟是个粗人，刚才冒犯少侠之处，现愿领责。”

宋岳哈哈朗笑道：“二位忠主而事，在下钦佩尚还不及，何能见怪。”

歧见已解，意见融合，宋岳此时觉得口舌没有白费。

接着，行动豪爽，颇具英雄男风的商亚男也与宋岳互想叙礼。

这时，商梧道：“少侠此刻何往？”

“峨眉、青城。”

商梧道：“蜀中武林有句谚语‘宁遇双星，不见龙

神’，少侠赴峨眉之行，尚遇此人，万勿招惹为妙。”

宋岳听他二次提起“龙神”，因见时光已晚，也未在意，拱手道：“多谢相告，日后再行畅叙。”

双方一揖而别，此刻，宋岳见原来坐骑已倒毙路上，只得步行，急于今夜赶到宣汉城，足下微垫，身形已出五丈。

蓦地……

身后响起一声娇喝：“少侠，慢走！”

宋岳一怔，停步回顾，见是商亚男，遂转身道：“商姑娘尚有何事？”

商亚男娇声道：“岳兄是否能耽搁片刻？”

宋岳愕然颌首，目光一转，商梧脸上也是一片茫然之色，只见商亚男一声轻笑，人如一缕轻烟，掠身而逝。

双方正怔然相视，猜不透她是何意，倏然道左林中响起一阵蹄声，只见一人骑马穿林而出，夕晖照耀之下，人如玉树马如龙，马上之人正是商亚男。

只见她春风满面，英风朗朗，眼神中露出奇异之神采，毫无女子之态。

尤其胯下坐骑，鬃鬣盈尺，全身火红，赫然是千载难逢的“火龙宝驹”，看得宋岳暗暗喝彩！

商亚男催骑来到宋岳身旁，飘身下马，把缰绳一送道：“岳兄风尘万里，不可无骑，小妹适才失手，谨以此驹作赔，尚请笑纳。”

宋岳心头一震，拒道：“劣骑能值几何，岂以此名驹作比，姑娘馈赠，在下不能领受。”

商亚男秀眸一转，口中响起一声清越娇笑，爽朗道：“岳兄年少英雄，何必作儿女态，有道宝马送烈士，相得益彰，不过聊表小妹敬意，不收也得收！”

说罢，马缰竟脱手摔给宋岳，人已如飞燕掠波，纵落商梧身旁。

宋岳正要谦逊，商梧口中响起一阵宏亮的笑声，道：“好个宝马送烈士，少侠收下不妨，别忘了买盒红粉赠佳人。”

宋岳闻言，心头猛跳，不禁脸上发烧。

只见商亚男娇声不依道：“爸，孩儿正经事，怎么又取笑我了！”

商梧又哈哈大笑，目注宋岳，不时点点头。

宋岳一看情形不对，不要好事又成了麻烦，在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心情下，只得飞身上马，一领缰绳，向商梧父女抱拳道：“贤父女之赐，只能谢了，就此告别！”

语声未落，胯下宝驹，已双蹄翻飞，向宣汉城驰去。

只剩下满腹高兴的“璇玑地星”含笑而望！

“织女天星”商亚男不用说，情苗深种，一颗芳心，早随着马蹄扬尘，浮空飘去！

红日含山，薄暮烟雾迷漫，映着余晖，场中四条人

影，等蹄声消失，才拖曳而行！

第二十四回 走访青城 夜闯金顶

宋岳骑着“天地双星”所赠的“火龙宝驹”轻骑急驰，名马果非凡品，疾飞如烟，酉戌之时，已到宣汉。

当晚下店而宿，天明鸡啼时，宋岳已上马出店，再上征程，这样一路行来，已到青城。

一到青城山，寄好宝驹，就向山上行去。

时正上午，宋岳展目而望，只见山岭重叠，岩耸壁峭，苍郁的森林，沿山起伏，犹如绿绒锦屏，不由暗叹道：“青城天下幽，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边行边叹之间，一段红墙，已映入目。

宋岳知道已到地头，微提真气，穿林而入。

掠出树林，一座道观，耸立面前，大门紧闭，横匾上赫然五个大字“青城飞灵殿”。

宋岳目光向四周微微打量，已走上石阶，伸手正要敲门，大门忽然呀声而启，跨出一位俗家装扮汉子，吊眉斜目，一看就知不是善类，与宋岳对面相逢，立刻收回跨出右足，神色鄙夷，道：“朋友来此何事？”

宋岳剑眉轻皱，心中微怔，忖道：“青城位列七大宗派，怎收这种弟子？”心中想着，口中却道：“在下欲